# 水上杀敌

越南人民反美斗爭故事

故事会小丛书

60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四则故事。«水上杀敌»写的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村主席欣妹，在游击队的配合下，将一股美伪军消灭在江河里；«勇少年智歼美国兵» 描述了两个越南南方少年歼灭一批美国强盗的英勇行为；«孟拉村的战斗»是写越南南方游击队的老医生，用地雷阵杀伤和俘虏了全部来犯的美伪军；«七大娘椰林杀敌»描写越南南方的七大娘，用椰子砍刀奋勇杀敌，与美伪集团进行了顽强的斗争。

«故事会»小丛书 **水 上 杀 敌** 上海文化出版社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70,000册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开本850×1156毫米1/64 印张9/16 字数14,000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78号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統一书号T10077·1198 定价(四)0.06元

# 目　次

水上杀敌·····满洪霞 编述　王世民 整理(1)

勇少年智歼美国兵 ·····徐世全 编写(9)

孟拉村的战斗·····林洪才 编写(15)

七大娘椰林杀敌 ·····昭　群 改编(28)

# 水上杀敌

抚顺市 **满洪量** 編述 **王世民** 整理

在越南南方新安附近有一个村子，村上的民族解放阵线主席欣妹，是一位精明强悍的大姊。这天，她突然接到上级的一份紧急指示，说根据情报，敌人这两天要到这儿来“扫荡”，赶紧做好战斗准备。欣妹馬上派人通知几个村干部，要他们立刻到二嬸家开会。二嬸是村民族解放阵线的联络员，平时在村头摆了个茶水摊，明里做生意，暗中搜集敌人的情报，和游击队员联系。

几个村干部急匆匆赶到二嬸家里，刚刚开始商议对付敌人的计策，前村的一个联络员突然闯进来报告：“敌人已经到前村了。”欣妹想了一下

说："二嬸，你去埋几颗手榴弹'欢迎'这群坏蛋。我们分头去安排乡亲们，准备战斗，馬上行动！"

二嬸扛了一把铁锹，带了五颗手榴弹，赶到村头岔路口，急忙动手挖土。她刚把手榴弹摆进坑里，还沒来得及盖土，忽然背后给一个硬梆梆的东西顶了一下："不许动！"二嬸回头一看，是一群伪軍，不由得心里一怔，但馬上又鎮定了下来。一个伪軍軍官恶狠狠地问："你在这儿干什么？"二嬸说："我吗？刚才看见几个解放軍在这儿摆弄了一阵，我走过来一看，埋的竟是手榴弹。你们要踩着了，多不好，我在拆掉它们。"敌人一听，很高兴，说："哦，你还是个好人呐，谢谢，谢谢！"这时候，突然有一个美国鬼子从后面闯了出来，看了看坑里的手榴弹，瞧了瞧二嬸，又嘰哩哇啦地对伪軍讲了一阵鬼子话，伪軍就跟着二嬸来到家里。

二嬸刚进門，正赶上欣妹从外面回来。匪兵们一下子就围上来，用刺刀逼住了欣妹，问二嬸："她是什么人？"二嬸说："她是我的侄女儿，跟我在这儿摆茶水摊的。"敌人就把枪放了下来。二嬸赶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快把伪軍請到凉棚里喝茶水。这群坏蛋正热得喘不过气来，看到凉棚里有茶水、糕点和水果，一个个早馋得口水直淌，沒等当官的下令，就你抢我夺地大吃大喝起来。

欣妹在里屋向外一数，敌人来了不少，三十个。这不能硬拚，得想个办法。就趁二嬸在外边应付匪兵们吃喝的空儿，走进厨房里去。一看，案板上摆着一口刚杀死的猪，这是大娘一早請人杀了，预备拿到集鎮上去卖的。欣妹又发现門后剩下一根竹子削的尖桩。她馬上拿起这根尖桩，照着猪的肚子上、脖子上狠狠地扎了几下，最后一使劲，把尖桩插进了猪肚子。这时候，正好有两个匪兵闯了进来。他们是吃够了尖桩子的苦，见尖桩子就害怕，现在看见猪肚子里插着根尖桩，吓得直哆嗦，赶忙凑近欣妹问："这是怎么回事儿？"欣妹说："这猪呀！本来圈在猪圈里，我一沒留神，它就掙断了绳子，跑进竹林，一下掉到尖桩陷阱里去了，给扎了个半死，才把它宰掉，好捞回几个本錢。"两个匪兵听说外面有尖桩陷阱，更怕了，赶紧

去向当官的报告。不大工夫，那个伪軍官就亲自到厨房来查看。一看，也吓呆了。欣妹凑上前去，小声地对那个伪軍官说："长官哪，前天夜里，来了好几百个游击队，只听得他们在咔嚓咔嚓地挖土，一夜沒断。临走还告诉我们，等长官你们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出去，等你们走了，他们回来锁上陷阱的保险，起出手榴弹以后，再叫我们出去。"欣妹又用手向外一指："你们看，那几片草地上有陷阱，那几块空地上也有，那几条道上还有，那片竹林里更多，还有地雷呢！"

匪兵们听了，都慌张起来，哪里还敢去"扫"什么"蕩"，抓什么"越共"啊，还是保命要紧。只有那个伪軍官故作鎮靜地对欣妹说："我们想穿过村子去抓'越共'，你知道哪里沒有陷阱，给我们带带路行吗？"欣妹一听，他们这是想穿兎子鞋溜了，可沒那么便宜。就问："你们要到哪儿去啊？"伪軍官搔搔头皮想：是呀，这东南西北我往哪一方跑呢？往东有陷阱，往西有地雷，往南陷阱更多……哎，有了，北边有一条河，从水路跑，该不会有陷阱了吧！

想到这儿，他就对欣妹说："我们要往北走，过河。"欣妹明白，这家伙是想钻空子，就馬上答应给他们带路。回头对二嬸说："二嬸，我孩子正等着我呢！你快去告诉他，一会儿到河边找我。我在那儿给他抓几条大魚。"二嬸心里也明白，欣妹这是让她想办法给游击队送信去，到河边抓敌人，答应一声就走了。

欣妹见二嬸走远，就把头巾往肩上一搭，说："走！"领着敌人走了出来。出村不远，欣妹蹲下来用手在地上几扒拉，就有一个陷阱露了出来。伪軍官吓得赶紧下命令，叫匪兵们排成单行，踩着前边人的脚印走，不准错一步，生怕走错一步踩着陷阱。这么一步一步试探着走，还能快得了吗？从村里到河边本来只有二里多路，平时十多分钟就走到了，现在足足走了一个钟头才到。欣妹为什么领他们走得这么慢呢？是为了拖延时间，等游击队来。

一到河边，敌人更害怕了。原来，河的两岸长着一人多高的蒿草，不远就是一片大竹林，这正是

打埋伏的好地方。敌人怕在这里挨打，一个个抢着要上船。可是，河边只有两只小船，怎么能一下子装这么多人呢？敌人吵吵嚷嚷，抢了老半天，船也沒法开。伪軍官抽出皮鞭，硬把一些迟上船的匪兵打了下来，命令他们在河边等着。那个美国鬼子早上船了。还是他最狡猾，硬逼着欣妹上船和他们一块走。欣妹什么都不怕，为了消灭敌人，上船就上船。可是她心里急呀！船都开了，游击队却一点动静也沒有。

船开得很慢，可是开到河心，四周还是沒见游击队的影踪。难道就这么便宜了敌人吗？不，绝不能叫这船匪徒活着回去！我跳下水去把这船匪兵掀到河里去淹死他们！可是，她刚直起身来，那个美国鬼子已经看出了她的心事，就“呼”地往欣妹面前一站，还掏出手枪来。欣妹手捷眼快，沒等这家伙把枪端平就猛地扑了过去。这家伙个子挺大，往后一退，一脚正踩在那个伪軍官的脚上。伪軍官疼得“唉呀”一叫，想站起来去抓欣妹，欣妹早扭住那个美国鬼子一下从他头上压了过去，一起

掉到河里去了。欣妹是在这条河里长大的，一到水里，就是她的天下了。美国鬼子还来不及挣扎，就给欣妹捂着脖子扯着耳朵灌了一肚子水，一转眼，这个专門跑来杀害越南人民的美国侵略者，就喝饱了越南的河水，向肯尼迪去报到了。这时候，岸上的枪声也响了。岸上那十多个伪軍，还沒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稀哩糊涂地当了游击队的俘虏。

在船上的那个伪軍官一看，他的美国干爸爸掉到河里淹死了，岸上的匪兵又当了俘虏，就举起手枪想把欣妹打死，然后赶快过河逃命。沒想到一颗子弹突然从岸上飞来，不高不低，不偏不歪，正好穿过他的脑袋，他连吭都沒吭一声，就一个倒栽葱掉进河里，跟着他的干爸爸一起去了。这时候，又是"嗵嗵"两声，两个船夫也跳了下去，船上的伪軍又慌作一团，两条小船就在河心里打起转来。这正是游击队员开枪射击的好机会。岸上的游击队员一枪一枪地打，匪兵一个接一个地滚下河去。最后剩下两个伪軍想逃命，抢着往河里跳，也被欣妹和两个船夫收拾了。

这一仗打得真漂亮，不到十分钟，几十个来“扫荡”的敌人，被越南南方的人民和游击队消灭精光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# 勇少年智歼美国兵

武汉市 **徐世全** 編写

海在吼，风在叫，
越南南方起风暴。
英雄儿女齐上陣，
打死美国狗强盗。

在越南的南海岸上，有一个港口，叫岘港，是一个战略要地。美国侵略者侵入越南南方以后，便在这里驻扎了大量的軍队，周围安置了密密层层的铁絲网，地雷阵，碉堡群，……重要交通线都由美国兵把守。美国的軍事头目们曾经夸下海口，说岘港是美軍在越南南方最安全的地方。

一天晚上，天上没有星月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在通往岘港的公路上，有一个美国兵在放哨。这个美国兵名叫“死不成”，他端着一支卡宾枪，在哨棚边走来走去。这时候，椰林里忽然有一阵“咯落落、咯落落”的声音，他当是游击队来了，就连忙往地上一趴，心“怦怦”地在跳，头上冷汗直冒。等了好一会，没见游击队来，再一听，原来是猫头鹰在叫，才松了一口气，又爬了起来。心想：我的上帝，不是我这个“死不成”的名字起得好，恐怕今夜吓都吓死了。他擦干了脸上的冷汗，喘了一口粗气，想回营房，但换班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不回吧，又觉得自己的命难保。就从裤子荷包里摸出一瓶“白兰地”，“咕嘟咕嘟”地一饮而尽。一会儿，“死不成”只觉得天在转，地在旋，手脚不再听使唤了，就连忙走进哨棚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两眼一闭，抱着枪，“呼呼”地睡去了。

这时候，忽然从椰林中闪出两个南越少年：那前面的一个是姑娘，年方十五，中等身材，细眉大眼，脸上黑里透红，一头的黑发散披在后，显得

格外机灵。后面的是一个男孩，十四岁，长得圆滚滚黑溜溜。这是姐弟两人，姐姐叫阿红，弟弟叫阿星。他们的父亲是一个老游击队员，在一次反“扫荡”中光荣牺牲。他们的母亲被敌人捉去折磨死了。现在，这两位少年怀着刻骨的仇恨，带着父亲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地雷，摸过了敌人的封锁线，来到哨棚的旁边。阿星见敌人抱着枪在“呼呼”地睡大觉，就想冲进去缴敌人的枪，却被阿红拉了回来。阿红轻声地说：“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么？走，敌人睡熟了，快把地雷埋起来。”这姐弟俩立刻回身从草丛中轻手轻脚地搬出一个地雷，在公路上选好位置，就拚命地用手在地上刨起来。正当他们刨得起劲的时候，忽然哨棚里有皮鞋的声音在响，是美国兵“死不成”醒了。阿红一听不好，连忙抱起地雷拉着阿星，闪到树后躲起来。

“死不成”端起枪走出哨棚一看，天，还是黑沉沉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就慢慢地往公路上走去。走着走着，他忽然一个踉跄，几乎摔了下去。一看，一个刚刨开的土坑，准是游击队埋的地雷，馬上吓

得面色如土，魂不附体，两腿一软，就跪倒在地，手划着“十字”喊上帝。这时候，躲在草丛中的阿星，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抱住“死不成”的脖子就是一口。这一口正咬住了“死不成”的高鼻子，疼得他“哇哇”地直叫，手一松，枪也丢了。阿红赶快去把枪捡起来，举起枪托就往“死不成”头上砸。“死不成”倒也眼快，连忙一脚，把阿红踢倒在地上。“死不成”正想扑上去夺阿红的枪，阿星已经“扎”地拖住他的双腿，弄得他蹬又蹬不脱，站又站不起。阿红爬起来举起枪托，朝着“死不成”的脑壳就是一下，把“死不成”的脑袋打得稀烂。

小英雄打死了美国兵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他们急忙把地雷埋好，又把“死不成”的尸体拖来盖住地雷，就迅速地钻进椰林中去了。

一小时以后，有两个鬼子走来换哨了。走在前边的一个叫“怕死鬼”，后面的一个叫“活不长”。这两个家伙走进哨棚一看，没有人，出哨棚一找，才发现“死不成”躺在地上，也看不清是死是活。

“活不长”上前踢了踢“死不成”的脚说：“哈罗！叫你放哨，你为什么睡觉？是不是又喝酒了？起来，起来！”……他叫了几声，不见回话，就不耐烦地用手去推他的脑壳。这一推，才发现“死不成”的脑壳稀烂，已被打死了，吓得“活不长”手发抖脸发青，又吞口水又鼓眼睛。那边“怕死鬼”更不用说了，听说“死不成”被打死，一下就吓瘫了。等他们清醒过来，才急忙跑到哨棚去打电话：“哈罗！不好了，‘死不成’被打死了……”不一会工夫，就从岘港方面开来了一辆大卡車。几十个美国鬼子从卡車上跳下来，立刻摆开阵势，严密警戒起来。然后，从司机室跳出一个少尉軍官，走到“死不成”的身边用电筒照了一下，沙着嗓子命令“怕死鬼”和“活不长”：“快把尸体抬上汽車！”“怕死鬼”和“活不长”只好颤颤抖抖地去拉尸体。“怕死鬼”心里慌张，刚把尸首抬起来，身子一晃，一只脚正好踩着地雷，立刻“轰”地响了起来。那“怕死鬼”、“活不长”和少尉軍官馬上应声倒了下去。一具尸首变成了四具。其他的美国兵也纷纷钻进卡車溜了回去。

这时候，东方已经发白，阿红和阿星两位小英雄，也背着卡宾枪，胜利地到达了游击队的根据地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